

陈江/主编

The Age of Innocence
纯真年代

时间机器

[英]乔治·威尔斯著 陈江译 by George Wells

不属于时下流行的书榜,只属于曾经流光的记忆

彩色
图文本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真年代系列 / (英) 王尔德等著; 王宇等译.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10

ISBN 7-5034-1281-X

I. 纯… II. ①王…②王… III. 童话 - 作品集 - 各国 - 近代 IV. I 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18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翠明文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1/32

纸 张: 52.25 字数: 1090 千

版 次: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全套定价: 15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由承印工厂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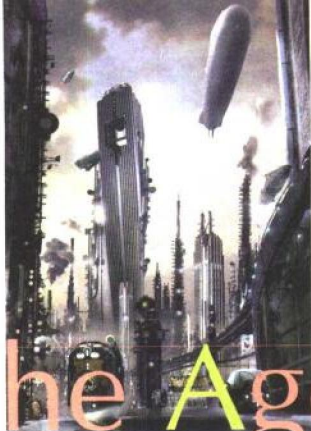
关于作者:

1939年,73岁的乔治·威尔斯独坐在酒会大厅的某个角落,为自己写下了一句短小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尽管我警告过你们”也许这个近乎玩笑的做法正反映了他对于人类与科学未来的担忧。

与同时代的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不同,威尔斯创作的目的不在于预见未来科学发展的可能,他所关注的是科学发展与人性社会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人性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人类的灾难。他用科学幻想暴露了社会及人性的矛盾与黑暗,彻底将科学与田园牧歌相联系的浪漫梦想予以粉碎。

这位一生中创作了二百多部科幻传奇的英国作家,也曾幻想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而达到人类大同的境界,并为此奔波呼吁。但是这部人类最伟大科幻作品终究没有完成,也许只是个永远美丽的幻想罢了。

回忆纯真的青春时代,幼稚的我们
用那向往科幻童话的情趣,曾轻松地
将威尔斯作品中深刻的悲壮和警示曲解
也许,今天我们才终于明白:威尔斯冷
酷的科幻预言是所有虚无浪漫主义者的
天敌。



The Age



纯真年代

时间机器

[英]乔治·威尔斯 / 著 王宇 / 译 高立新 / 译校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纯真年代 时间机器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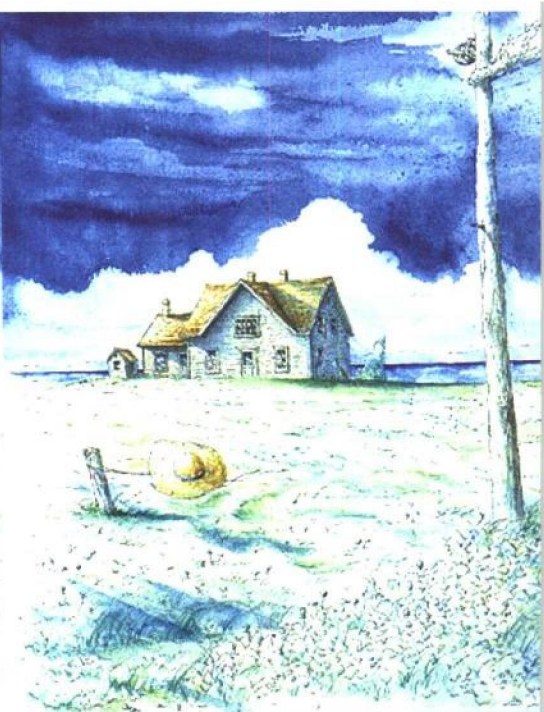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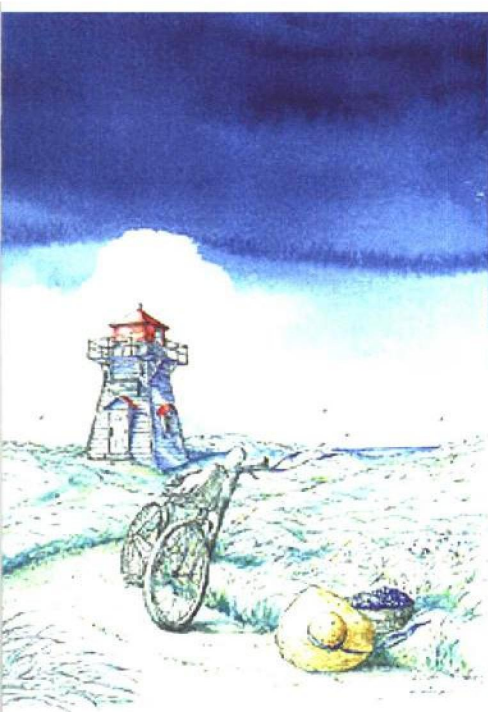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Contents

一间自己的阁楼(代序)	5
第1章	17
第2章	33
第3章	61
第4章	121
尾声	137
附录	143



一间自己的阁楼（代序）

李立玮

一间自己的阁楼（代序）

一个时代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读诗歌、不再有失恋、也不在意失去了。然后，在平庸的享乐感中呆呆地坐着，觉得好像胖了一些，在酒吧里和陌生人闲扯，雪茄的味道袭了上来，像滑腻的机油刷在后工业时代的庞大机械上……还有几张出租车票没有报销，对了，手机费也拖了两个月了，买辆宝来应该不太掉价吧，不过，切诺基或者雪弗兰才更另类一些，CBD的房价太高了，商品房还是经济适用房好呢，莎拉·布莱曼的歌声不错，波伽利吗，当然也好，不，不想去西藏了，都被人去滥了，还是大理和丽江吧，听听东巴古乐什么的，哦，是个很好的摄影师，那最好……然后，音乐没有了，陌生人没有了，古怪名目的咖啡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长长的懒腰和窗外乏味的光线。

当然是个宫崎骏迷，所以去买那本《与梦飞翔宫崎骏》，漂亮的书和漂亮的副标题：“动漫·梦想·还有往日的纯真”。或者和小外甥一起看《名侦探柯南》——天可怜见，他居然买到了那本柯南的大结局！然后，在写字楼里想像着外面的清晨和黄昏，有些空落落的。

夜晚和床也是空落落的，拿过任何一本书来都是无限的乏味。所以就胡思乱想着：真有这么多人需要阅读骗术大师的胡拼乱凑和大言不惭来激励自己的心志吗？真有这么多人需要阅读别人的隐私来满足自己的欲念吗？不知在几点钟，邻家的孩子进来，借了DVD，走了。他的裤子肥大得让我惊叹，让我想起了那个打着铁皮鼓的孩子的奶奶——在她年轻时的那条肥大的裙子里，孩子的爷爷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并且还使孩子的奶奶在十个月后生下了孩子的妈妈。

不，这个联想并没有什么不恭敬的含义，只是说明了我已经不再属于最新也最具激情的一代了。我在变旧，或者说，太快到来的另一个时代在把我造旧。我在匆忙的古铜色里泛着斑驳的绿光，开始尝试着像真正的古董一样去做些思考，像一个《屋顶间的哲学家》把自己的阁楼飘越于错综复杂的街巷之上……

作为父亲而非同性恋者的王尔德在给他的儿子讲一个《巨人的花园》的故事，那时候的爱与美是清澈见底的，不但如此，而且缓慢，缺少舞曲与RAP的节奏感。是的，那些曾经伴随着我们成长的美仑美奂的故事都在年代的更替中不经意地消亡了

——我简直要怜悯他们了：父辈们无从领会，邻家孩子的这代人更无缘见得。

但我们，不也一样吗？经历过，却又忘记；感动过，却又抛弃。而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却是梦想的消散与平庸化，是虚荣心与物欲的竞相攀比。巨人的花园也好，银河的铁道也好，或许真的不该“相信”（believe）它，却真的应该“信仰”（believe in）它。

在错综复杂的街巷里，时间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那时候，我们眼中的宫泽贤治曾经是一个光彩四溢的激情的诗人，而如今，同样的他，却成了不合时宜的怪胎和蹩脚的实干者。他的《风又三郎》变得像风尘一般不可捉摸，他的《银河铁道之夜》变得像银河一样迢迢万里。



“不，不是这样，”缪亚说，“我们的世界经历了一场致命的原子战争，所有的文明都在灰烬中毁灭了。然后，第二天，收音机坏了，我们转着旋钮，没有声音；第三天，一艘兵舰驶过，向北开去，甲板上堆满了死人。第六天，一架飞机越过我们头上，栽进海里。此后，什么都没有了。收音机变成哑巴，但还立在我们的厨房角落里……”

是这样吗？我们怎么都没有觉得？我还躺在飘越于街巷之上的阁楼里，读着《巨人的花园》、读着《快乐王子》、读着《水孩子》、读着西顿的动物故事、读着那些曾经属于过我们的最美好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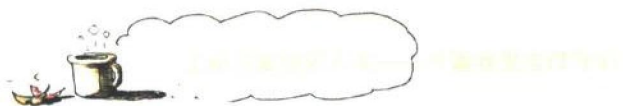
“是这样的，” 缪亚说，“我们拿着生了锈的犁套在牛的背后，已经多年不用这犁了。我们退回到远远超越我们父辈的土地的年代。接着，那天傍晚，夏天快结束的时候，那群奇怪的马来了。我们听见远远路上的一阵敲击声，咚咚地越来越响了，停了一下，又响了，等到快拐弯的时候变成了一片雷鸣。我们看见他们的头像狂风般向前涌进，感到害怕。在我们父亲的时候，把马都卖了，买新的拖拉机。现在见了觉得奇怪。它们像是古代盾牌上的名驹或骑士故事里面画的骏马。我们不敢接近它们，而它们等待着，固执而又害羞，像是早已奉了命令来寻找我们的下落，恢复早已失掉的古代的伙伴关系。在最初的一刻，我们从未想到它们是该受我们占有和使用的牲畜。他们当中有五六匹小马，出生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某处荒野，可是活蹦乱跳的，像是来自它们自己的伊甸园。后来，这群马拉起我们的犁，背起我们的包，但这是一种自由的服役，看了叫我们心跳。我们的生活变了，它们的到来是我们的重新开始。”

哦，是这样啊。在这些属于童年也属于成年的童话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飘越于错综复杂的街巷之上、属于汤玛斯也属于我们的乡村：

谈不上街道，房子太少了，
只有一条小道
从惟一的酒店到惟一的铺子，
再不前进，消失在山顶，
山也不高，侵蚀着它的
是多年积累的绿色波涛，
草不断生长，越来越接近
这过去时间的最后据点。

很少发生什么；一条黑狗
在阳光里咬跳蚤就算是
历史大事。倒是有姑娘
挨门走过，她那速度
超过这平淡日子两重尺寸。

那么，停住吧，村子，因为围绕着你
慢慢转动着一整个世界，
辽阔而富于意义，不亚于伟大的
柏拉图孤寂心灵的任何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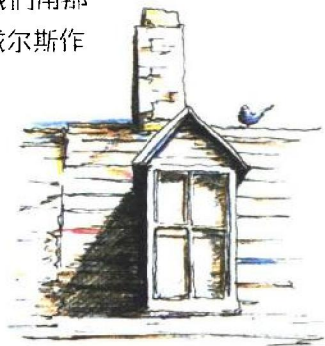
关于作者:

1939年,73岁的乔治·威尔斯独坐在酒会大厅的某个角落,为自己写下了一句短小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尽管我警告过你们。”也许这个近乎玩笑的做法正反映了他对于人类与科学未来的担忧。

与同时代的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不同,威尔斯创作的目的在于预见未来科学发展的可能,他所关注的是科学发展与人性社会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人性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人类的灾难。他用科学幻想暴露了社会及人性的矛盾与黑暗,彻底将科学与田园牧歌相联系的浪漫梦想予以粉碎。

这位一生中创作了二百多部科幻传奇的英国作家,也曾幻想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而达到人类大同的境界,并为此奔波呼吁。但是这部人类最伟大科幻作品终究没有完成,也许只是个永远美丽的幻想罢了。

回忆纯真的青春时代,幼稚的我们那向往科幻童话的情趣,曾轻松地将威尔斯作品中深刻的悲壮和警示曲解。也许,今天我们才终于明白:威尔斯冷酷的科幻预言是所有虚无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你们想不想看看真正的时间机器？”时间旅行者问。说完他手里拿着灯，领我们沿着通风的长廊走入他的实验室。我清楚地记得那闪烁的灯火，他那狂热的大脑袋的侧影，晃动的人影，记得我们如何既迷惑又犹疑地跟着他，如何在实验室里看到先前消失的那个小机器的大号翻版。它的有些零件是镍制的，有些是象牙的，还有些是用水晶石制成的。这部机器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只是水晶曲棒还摆在长椅子上的几张图纸旁，尚未完工。我拿起其中一根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似乎是用石英做的。



